

走进法语文学翻译家余中先的书房——

四十年如舟，“只会这个”的摆渡人

四十多年来,他把百余部法语作品通过翻译“摆渡”到汉语世界,却谦逊地一再说“只会这个”。走进《世界文学》前主编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余中先的书房,一位法语文学翻译家珍藏的往事、经历的喜忧、坚守的信念尽在书房世界里呈现。

书房里藏着斑斓的文学世界

走廊里,八层隔板因为图书重压,呈现出优美的波浪状,浪漫的书廊和安静的书房相互呼应,共同构成翻译家的阅读版图、文学星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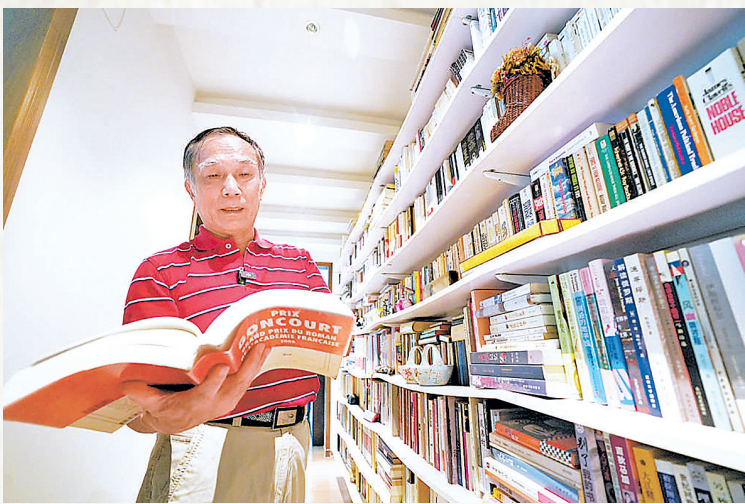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是一本被泡过的书。”余中先从一本皱皱巴巴的《世界通史》开始追溯阅读记忆。1970年,16岁的余中先去了浙江生产建设兵团,当时兵团驻地在大山,有一年那里潮水倒灌,余中先坚守在连队,带在身边的书全部被水浸泡,这本《世界通史》就在其中。

身处图书资源匮乏的特殊年代,少年余中先的心却和鲁迅、雨果、罗曼·罗兰产生奇妙共振。他坦言,自己在艰苦的年代从未想过放弃,并于197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,皆因受到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等书籍的感染。

在余中先的书房里,收藏着众多与法国文学、法国文化相关的图书,其中就包括法国作家莫迪亚诺、勒克莱齐奥、埃尔诺等人的作品。从2001年起,余中先参与“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”评选活动以来,与其他评委一起推荐的法国作家如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、让-马里·居斯塔夫·勒克莱齐奥、安妮·埃尔诺后来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2008年1月,勒克莱齐奥到访北京,余中先现场担任翻译,他说,勒克莱齐奥不热爱中国文化,还喜欢光脚穿着一双凉鞋走天下。

余中先还藏有很多法语文学大家的签名、传真件。米兰·昆德拉的传真件就被余中先从书中翻了出来——他在翻译《被背叛的遗嘱》一书时,曾与作者昆德拉有过多次传真往来,后来前往法国交流时还与昆德拉相约见面,相谈甚欢。

在余中先的书房里,他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小鞋子藏品别具特色。荷兰木头鞋、中国毛线鞋、



“波浪”书柜边,余中先手捧《复仇女神》原版。

西洋的芭蕾舞鞋、时尚的轮滑鞋,无所不有。陶瓷的、金属的、石头的、水晶的、琉璃的,五花八门。其中不少还是朋友相赠的,“这只石头鞋是翻译家陈众议送我的,这双虎头鞋是散文家韩小蕙相赠的。”余中先说,20世纪80年代,他应柳鸣九先生之邀,翻译法国诗人保尔·克洛岱尔的剧本《缎子鞋》,从此,他欲罢不能,收集工艺品小鞋的雅好至今已持续30年头。

《世界文学》承载动人记忆

不同年代的《世界文学》杂志,堪称余中先书房里动人的记忆承载器,当他谈起老一辈翻译家高莽、李文俊的珍贵往事时,北京的秋日更显韵味无穷。

余中先1985年北大研究生毕业后进入《世界文学》工作。如今,上了年头的《世界文学》杂志被他视若珍宝。1979年第3期《世界文学》刊发了《小王子》以及日本电影剧本《人的证明》等。1988年第2期《世界文学》则刊登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,这也是在中国出现最早的节选本之一。当年《追忆似水年华》这个书名还曾引起过争论,“法语文学翻译家张英伦认为,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好像是在追忆,但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回忆,而是在寻找时间。”余中先说。

当年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大家云集,充满欢笑。余中先展示着翻译家高莽为他草草而就的人物速写,他笑着说“不像”,女儿的“待遇”则要更好——一家人到高莽家中做客时,女儿被高莽先生悉心地图画了下来。

往事如潮水般涌来,时任《世界文学》副主编的李文俊要搬家,同事们齐动手,无奈一张大书桌

怎么也进不了电梯,一帮文人就这样吃力地搬着一层层叠梯。李文俊夫妇专门在建国门外一家餐厅办了答谢宴,要知道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,一顿饭就花了一百多元。

李文俊先生的幽默、风趣成为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一抹温馨回忆。1997年,九州图书出版社为叶君健、董乐山、高莽、李文俊、余中先等几位翻译家出版散文集,其中有高莽的《画译中的纪念》、李文俊的《纵浪大化集》、余中先的《巴黎四季风》,李文俊先生一个个书名看过来,“我们很幸运啊,还跟余光中一起出集子了”,再后来仔细一看,“原来是余中先,这不是我们单位的吗?”

翻译家要好好锤炼中文

余中先书房里的书桌不大,他身姿挺拔地坐在书桌前日复一日地翻译,从未懈怠。他一边感叹翻译“太苦了”,让他熬白了头,又一边像是自我安慰一样,“但那又能怎样,我只会这个。”

余中先目前正在潜心翻译萨特长篇论著《家庭的白痴》,每天曾引起过争论,“法语文学翻译家张英伦认为,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好像是在追忆,但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回忆,而是在寻找时间。”余中先说。

当年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大家云集,充满欢笑。余中先展示着翻译家高莽为他草草而就的人物速写,他笑着说“不像”,女儿的“待遇”则要更好——一家人到高莽家中做客时,女儿被高莽先生悉心地图画了下来。

往事如潮水般涌来,时任《世界文学》副主编的李文俊要搬家,同事们齐动手,无奈一张大书桌

房为叙事空间,采用国际象棋棋盘式结构布局,将99个房间对应99个独立章节,人物移动轨迹遵循象棋中“马步”跳跃规则。“这本书几乎每一章、每一个故事里都有典故,翻译时需要做很多的注解。”余中先说,书里还有极其多的文字游戏,比如第51章中有180行诗,分三大段,每段60行诗,其中第一行诗的最后字母和第三行的倒数第二个字母,第三行的倒数第三个字母……都是同一个字母,以此类推,所以这60行诗句呈现出一斜溜的“AAAAA……”余中先说,在他的译本中,当然也要体现如此费心的文字游戏了。

余中先一再强调说,翻译外国文学,光懂一门外语远远不够。他回忆道,在翻译《复仇女神》时,作品中也有大量的德语和俄语,需要求助于外文所同事。而翻译后来获得鲁迅文学奖的《潜》,作品中则有不少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的句子。“我自己准备德语、西语等各种语种的词典,便于查阅。”

四十多年走过,余中先翻译介绍奈瓦尔、克洛岱尔、阿波利奈尔、贝克特、西蒙·罗伯-格里耶、昆德拉等人的小说、诗歌、戏剧作品。他也因此于2002年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文学艺术骑士勋章,2018年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,并在2024年获颁中国译协的资深翻译家称号。但在他看来,从事翻译没有独门秘籍,要想成为优秀的翻译家就是要好好锤炼中文,好好写东西,没有捷径可走。

艰辛耕耘了一生的翻译事业,余中先不仅收获荣誉和掌声,也面临意想不到的糟心事,比如他从未想过会遇到出版社拖欠稿费8年未果的情况。10年前,余中先与女儿余宁为一家出版社翻译法语推理女王的系列侦探小说,但早已交稿的译作至今仍有3本未出版。“我每年都问出版社是什么情况,即便出版计划有所更改,书面正式告知即可。可直至今日,出版社未从明确答复,稿费 and 书也都没见到。从事翻译几十年,从未见过这样的怪事情。”余中先说,至今连一个道歉都没有收到,这件事在情感上对他伤害极大。余中先说,按照协议,即便图书未出版也要支付稿费,他和余宁准备依法维护译者的权益。

翻译过萨缪尔·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的余中先已经对“等待”非常熟悉。“最终总会有结果吧。”他说。

路艳霞/文 程功/图



松社书店。

时候,都首先会想到松社书店,这家书店给郑州留下的印痕太深了。

记得上一次在书店喝完酒关闭店门,我们晃悠悠地离开时,我回头看了一眼深夜时的书店,虽然所有的灯都关了,但深夜里的书店并非一片漆黑,那里面有无数会发光的著作与人物,正在静默而执着地等待黎明。

记下这份日常 才是最珍贵的记录

特约撰稿人 绿茶

从2025年1月1日开始,我就用自己做的日历写日记,日复一日,幸好有这份日记,记录了阅读、行走、社交以及平凡的日子。没有大起大落,才是真实的好日子,记下这份日常,才是最珍贵的记录。

10月20日

在书房小站片刻,翻到黄永年先生的《茭蒲青果集》,想起前几日常州做活动,后雨夜访青果巷,恰好从茭蒲巷穿过去,翻书才知道,黄永年先生一九四八年前后,住茭蒲巷和青果巷交叉路口,并命其书房为“茭蒲青果室”,书中多篇文章署为“茭蒲青果室随笔”。

10月21日

收到购买的慢书房盲盒,小小帆布袋内有三本书:薛冰先生的《书事:近现代版本杂谈》,签名本。对喜欢近现代书籍收藏者而言,这本书很有实用价值。其二是《阅读天堂:一份向书店的告白》,这显然是我喜欢的书店之书;还有一本叫《燕子呢喃,白鹤鸣叫》,签名本,作者阮夕清,不认识,还没打开读。这份盲盒的选书很满意,也是我信赖慢书房的地方。

10月24日

记录近期收到的新书:社科文献寄

10月25日

读了张丰兄的《书店作为建造》,文末说:“这是参加远家书写营活动的第1天,我准备坚持90天,写出关于书店的12万字。”才知道组建书写的宁不远老师又搞事情,书写营太适合我了,加入书写营才发现里面已有360多人,有那么多爱书写的朋友在一起,共同记录日常,分享快乐与烦恼,也能互相鼓励和监督。

陈嘉映《何为美好生活》,提炼了很多生活智慧,赋予了很多哲学思辨,最后指向:“美好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,不仅仅是单一的形式。”在我看来,所谓美好生活,就是把自己的当下记录下来,哪怕是单一的,平凡的,甚至单调的……但这样的日复一日却是唯一的,自己的。

10月26日

读毕《叹为观止》,叹为观止。小小一片纸,有着那么丰富的历史与传说,经由国家图书馆赵洪雅、雅妮妮道来,让人赞叹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。

·新作 述评

《在山中》:

山不在远方 梦藏在故乡

散文家、评论人韩浩月的随笔集《在山中》近日出版,该书入选“中国当代文学名家精品集”书系,收录了作者近年发表于各地媒体副刊的文章。读《在山中》,让人感受到一位写作者对生活与情感中美好、舒适、平静等状态的敏锐捕捉与细腻呈现。

韩浩月的文字里没有华丽的辞藻,却总能让人静下心来。他写山林里的四季,写枝头的花、田埂的草,文字在他笔下自然地流出。在城里待久的人,每天在高楼大厦与车流交织中生活,早就忘了植物的味道、泥土的气息,但他的文字出现在眼前,儿时那些记忆就激活了——你还记得童年时在村口池塘里扑腾着“游泳”消暑的日子吗?还记得冬天清晨推开窗看见满院子的雪晃得人睁不开眼的时刻吗?

全书共分为四辑,第一辑《春天从哪里来》,第二辑《随身照相馆》,第三辑《麦基的野鸽子》,第四辑《追月光的人》,分别从四季与自然、往事与回忆、内心的触动、景观与文化四个角度,记录了作者对世间万事万物的理解和观察。全书文字始终从记忆与童年出发,却并未止步于个人的童年叙事,而是以丰富的想象力弥合时间的裂痕,令人沉浸其中。读这些文字的时候,好像也跟着作者回到了那个不用赶时间、不用卷

学习的年纪。坐在老家的门槛上,闻着灶房飘来的饭菜香,连门外吹来的风都是软的。

《在山中》在主题上仍算是一本“故乡之书”。在韩浩月的笔下,故乡从来不是一个模糊的词,而是具体的、温暖的。他写小镇邮局,写和邮递员朋友的友情,写他由此出发的文学梦;他写那些个经常停电的夏夜,孩子们跃入清凉的河流,在月光下游泳;他写铁道旁电线杆上挂着的音箱,每逢洒水车过后,总会流出一首优美的钢琴曲……这些细碎往事,经过他的裁切缝补,读起来如旧衣裳穿在身上那样妥帖。

韩浩月不只是在这本书里写自己的故乡,还带着一份对故乡特殊的感念,走在去往别人的故乡的路上。他说“喜欢一个人,就一定要去他的家乡看看”,于是他探访了李渔的故乡浙江兰溪夏里村,走进李叔同的故乡天津,在琦君故里浙江省温州市瞿溪镇流连,在陈忠实的故乡陕西西安西蒋村短暂驻足……

当然,书中他写得最多的还是自己的故乡。近年,他频繁走动于家乡的历史遗迹当中,从“郾城倾盖亭”程孔倾盖的历史典故,到《襄城冤》原型“东海孝妇周青”的千古佳话。从“孔子师郯子”的故事,到“马陵之战”的古战场。从“郾城大地震”遗址,到拥有“郾城老神树”的银杏古梅园……每次行走都会留下一篇兼具文学性与历史感的文章。读完这本书,发觉书名中的“山”,并非单指物理意义上的山,而成为作者笔下有关故乡的一个形容与比喻。原来,作者心中的“山”从不在远方,而是藏在他心头时隐时现的故乡梦。在韩浩月心中,“山”从未以遥远与沉重的姿态存在,当乡愁漫过岁月的堤岸,它反而在记忆里舒展成一片轻柔的雾霭。当“在山中”被作者的文字转化为“山不在远方”,这给了读者一个提醒:最珍贵的风景,从远离,最深厚的乡愁,是心灵永不褪色的底色。

卢远磊

·新书 速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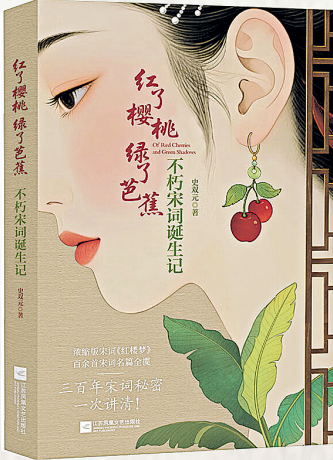
《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:不朽宋词诞生记》:

重现宋代词坛的璀璨篇章

宋词之美,不仅在字句,更在词人笔下的山河岁月、聚散离合。

本书以一首词为线索,串联起宋代词坛的璀璨篇章——从晏几道的风流多情,到苏轼的旷达豪迈;从李清照的乱世悲吟,到辛弃疾的壮志难酬;从柳永的市井缠绵,到秦观的婉约凄迷;从周邦彦的精工雅致,到欧阳修的从容蕴藉;从范仲淹的边塞苍凉,到贺铸的幽婉深婉……一部宋词,写尽人间百态,道尽千古风流。翻开这本书,走进那个风雅与沧桑并存的年代,在平仄交错间,聆听穿越时空的永恒回响。

汇文



书店 记事

想到郑州,就想到松社书店

特约撰稿人 一寒 文/图

郑州的松社书店恐怕是国内举办作家讲座最多的一家书店。松社书店与作家之间的故事,最有资格写的是它的老板刘磊。

小说家刘庆邦写过一篇文章,记录了他松社书店做活动时,不慎将一枚和田玉扣遗失在酒店的故事,他忘记了酒店名字,也没有前台联系方式,加上工作日程繁忙,本以为颇有纪念意义的玉扣就此别过,但几个月时间里,他对这枚玉扣日思夜想,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给刘社长发了条微信,刘社长收到微信后立刻去酒店,玉扣被酒店好好地保存着,于是,一枚玉扣平安归来,也使得刘庆邦对松社书店有了别样的感情。

我去松社书店做过两次活动。松社书店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有两点,一是藏在书店一扇门之后的厨房和餐厅,待书店下班之后,有厨师将做好的家常菜端

上来,可以与社长把酒言欢;二是二楼专属社长的空间,装满他的珍贵藏书,书架背后,他还收拾出来两个精致的小房间,他和女儿一人一间,可以午休,我将这层楼形容为他“一个人的森林”,所有窗帘拉上之后,这片“森林”静谧无比,人在这真的会变成一只不问世事的“书虫”。

刘磊把松社书店做出了品格,松社书店面积不小,但目光所及之处,一尘不染,他特别强调过这点,有时候聊着聊着,手会在楼梯扶手或者书架、桌面上抚过,然后展示给大家看,以示所言不虚,或是因为“松社”这个店名的缘故,整个书店都有松林的气质与气息,干净而芬芳,只要走进,就会心静。都说书店和创办人的气场是吻合的,这一点,体现在松社书店尤其如此。

作为一名书店主理人,刘磊

很坦率地说自己几乎是瞬间有了要做一家书店的决定,而这个决定的内核驱动力是,他愿意每天和书以及写书的人打交道,对于这点,恐怕每位到松社书店的作家都有体会,他把每位前来的作家都当作生活中的朋友,没有任何陌生感,第一次见面也像认识了许久,他很容易获得作家们的信任,因为他总是很诚恳。

松社书店开在一家商场临街的黄金位置,据说以前是影剧院的放映厅,因为书店的存在,商场有了文化意味,要不然怎么会有这句话呢——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。松社书店尤其如此。每次想到郑州的